

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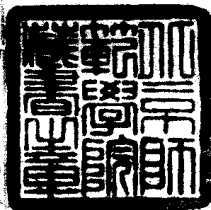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6170



江苏人民出版社

846170

太平天国史新探

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11100·069

定价：1.14元

责任编辑 王士君

论 文

DB026

目 录

【论 文】

- 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罗尔纲 (1)
附录：俞大镇亲笔书写的口碑原件(部分)
- 是民主性的精华，还是封建性的糟粕……………郭毅生 (7)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问题
- 《天朝田亩制度》中平分土地思想源流初探……韩 明 (23)
- 试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满族问题……………邢凤麟 (36)
- 试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苏双碧 (60)
- 论太平天国刑律和洪仁玕的改革主张……………余明侠 (81)
- 吟喇与太平天国……………汤明珠 戴莹琮 (100)
- 基督教和上帝教的异同……………徐如雷 (110)
- 论拜上帝教的创立……………段本洛 (135)
-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
……………黎斐然 邓浩彰 朱哲芳 彭大雍 (147)
- 太平天国的水军……………张寄谦 (174)
- 关于太平天国北伐战略决策问题的探讨……………周衍发 (185)
——与严夫章同志商榷
- 太平天国北伐军为什么会失败? ……薛瑞录 (191)
- 1856年太平天国援镇江、
击溃清江南大营战事述略……………郇 纯 (205)
- 论太平天国苏州保卫战……………钱 正 (225)

【史事考释】

- 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考略……………祁龙威 (249)
- 石达开出走几个史实的新释……………方之光 (253)
-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质疑……………张道贵 于玉生 (265)
- 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再质疑……………徐 彻 (275)
- 太平天国的玉玺辨伪……………谭世保 (288)
- 释 1862 年李秀成自杭攻沪时匆匆“先回苏州”
的真实原因……………聂伯纯 (299)
- 张宗禹下落调查记……………张 珊 (305)

【史料介绍】

-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补遗……………茅家琦辑录 (321)
- 介绍有关金田起义时间的一件奏稿……………蔡少卿 (323)
- 太平军痛歼地主团练的历史见证……………陈兆弘 (328)
- “昆新庚申殉难忠义总坊”简介
- 关于周韬甫《上浙江巡抚王有龄书》……………廖志豪 (330)

【译文选载】

- 太平天国文书译稿……………韩 明译 茅家琦 吴世民校 (333)
-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北京(一)……………崔之清译 (345)

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 曾国藩后人的口碑

罗尔纲

世有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传说。一九三六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经谈到这个传说。一九四四年，前广西通志馆就是要追寻这个传说而去湘乡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看到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卷末被撕毁的情况，也认为曾国藩不肯把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据方回《介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文述陈寅恪阅看《李秀成自述原稿》事。见一九五一年二月九日《大公报·史学副刊》第五期）关于这个传说，多年来，历史工作者都在追寻着它的根源。

出我意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竟把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的曾家口碑写给我了。请先看贾熟村同志代我去访问俞大缜教授的记录：

俞大缜先生，浙江绍兴人。女，现年七十三岁。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教授。一九五五年因患半身不遂症退休。俞先生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著有《曼华仙馆诗抄》（见《历代妇女著作考》，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版附编页9）。俞先生的外祖母郭筠，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之妻，著有《艺芳馆诗集》（见《历代妇女著作考》页436）。

俞先生从其母曾广珊处听到过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口碑，想找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谈一谈。一九七六年冬，俞先生曾通过她的邻居近代史研究所的江绍贞同志打听罗先生的住处。时罗先生在南京，未能见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俞先生又写信给她在北京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卞之琳同志，打听罗先生的住处，希望谈谈。卞之琳同志将此意告诉了罗先生，认为属于历史口碑，应该收集研究，况俞先生身患重病，害怕自己此时不谈，失去传述机会。而罗先生身体不佳，不能前往，乃请卞之琳同志带我去拜访俞先生。

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八日上午九点半，我和卞之琳同志到了俞家。俞先生说关于此项口碑，她曾经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展了，没有得到回信。这个口碑是这样的：一九四六年秋，她路过南京，探望她母亲曾广珊。有一天，她母亲和家中几个人在卧室内聊天，从她母亲出生地的清朝两江总督衙门，谈到天王府，谈到了李秀成。后来她母亲又亲口对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段话，我当时记录上写的是：“李秀成劝曾国藩当皇帝，曾国藩不干。”俞先生更正说：“不是，原话是：‘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不是曾国藩，是文正公，不是不干，是不敢。’”她又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决不说谎话的”。

这时，坐在旁边的卞之琳同志插话说：“我不是搞历史的，但也有印象，好象那里有这样的记载。”俞先生说：“这样的传说是有的，我也听到有这样的

传说。不同的是这是曾家家里人自己说的，不是一般的传说。”

我问俞先生，这样的话，不知你母亲是从谁那里听到的？俞先生说她的母亲是曾国藩死后二十多天生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的。没有见过曾国藩。她小时候，是生活在曾国荃的衙门里，有可能是听曾国荃说的。也有可能是听曾纪泽说的。也有可能是听外祖母郭筠说的。郭筠是有学问的人，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作无稽之谈的。

然后，俞先生又把话题转到李秀成供状的真伪方面。她说：《李秀成供》是真的，他是想学姜维的。这个供原稿，由曾国藩传给曾纪泽，曾纪泽传给他的过房儿子曾广铨。曾广铨又传给儿子曾约农。俞先生的父亲曾从曾约农处借阅过这份原稿。前广西通志馆也曾通过曾昭桦到曾家抄过这份原稿。张元济曾要求曾家拿出影印，稿费可供曾家去办一间学校，曾家没有答应。到一九六三年，这份原稿才由曾约农拿出在台湾影印出版。

俞先生很健谈，一直谈到十一点多了。卞之琳先生和我才匆匆告别。约定以后有什么疑难问题再登门请教。

⑨ 请再看俞大缜教授在白内障很严重的病中，竭力支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的她母亲曾广珊所说的曾家口碑：

我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我的外祖父名曾纪鸿，是他的次子，精通数学，死得早。我的母亲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当时的两江总督衙门内。听说在她出世前不久曾国藩已死去。抗

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沙坪坝旧中央大学外文系教英文。胜利后，于一九四六年秋，离开重庆，到北大西语系来任教，路过南京，探望母亲。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伪），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的《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所写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悟（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

我因中过风手不灵活，眼内白内障很严重，费尽了力，才把这一点材料写完。

俞大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

我们从贾熟村同志的访问记和俞教授写的口碑看来，使我们深刻地感觉到俞教授写的这篇口碑，是十分负责的，十分严肃的。她是一位英国文学教授，不是做历史研究的工作者，所以当一九四六年秋，探望母亲曾广珊，在听到母亲和家人的闲谈中，说到天王府和李秀成等故事时，她没有留意。在那天闲谈之后，她母亲又亲口对她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的话，她也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没有向她母亲追问。到了五十年代初，她看了我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知道曾国藩把《李秀成自述》最后部分毁掉，记起她

母亲曾广珊对她所讲的话，才认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而顿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蜀汉的姜维。那时候，史学界对李秀成究竟是真降还是伪降还不曾作为一个问题讨论，所以她也还没有表示。到一九六四年秋至一九六五年春夏间，全国报刊展开李秀成问题的讨论，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她感到有责任把这口碑提出来了。于是她写信告诉周恩来总理。这说明了俞教授的正义感，说明了她对人民的负责。

到一九七六年冬，俞教授托她的邻居近代史研究所的江绍贞同志通知我，说有事要面告。那时我在南京疗养，不知是什么事，没有回信。一九七七年秋，我回北京，她又托卞之琳同志亲自到我家来看我，说她现有重病，怕一旦无常，口碑失传，所以急要把它告我。她知道我有病，说如果我去不了她家，她就叫人拖她来我家。她的话使我十分感动。就请贾熟村同志代我去访问她。又承她扶病竭力挣扎将上面这篇口碑亲自记述下来。这些情况，使我们深感俞教授是如何地对人民负责任，从这里，也可见这个口碑的真确性。

贾熟村同志向俞教授问了一个极扼要的问题，就是问她的母亲曾广珊是从谁听到这事的。这是做调查研究的第一要点，来源清楚和可靠，然后才可信。俞教授回答说，她母亲是曾国藩死后才出生的，没有见过曾国藩，小时生活在曾国荃衙门里，有可能是听曾国荃说的，也有可能是听曾纪泽说的，也有可能是听外祖母郭筠说的。案曾广珊父曾纪鸿卒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据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光绪七年记事），那时曾广珊才九岁，所以俞教授说她母亲听到这事，把曾国荃、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曾广珊伯父）和她的外祖母郭筠都说了，而没有说到曾纪鸿。这是她说话负责、态度严肃的一证。

俞教授传述曾家这个口碑，不是贸然就相信的。她是根据她母亲曾广珊和外祖母郭筠的为人来审核过的。她说：“郭筠是有学问的人，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作无稽之谈的”。案郭筠是个女诗人，著有《艺芳馆诗集》，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所以俞教授说她是“有学问的人”。她论她的母亲曾广珊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决不说谎话的”。案基督教十诫第九诫是勿妄证，所以她说她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曾广珊也是个女诗人，著有《曼华仙馆诗钞》，见《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篇，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有过唱和，也是个有学问的妇女。这两个妇女，在家庭闲谈之中，谈到关于自己家事，绝无任何目的在内，是极可信的。

在贾熟村同志记录俞教授的谈话中，有一处地方我们还必须指出：就是她对贾熟村同志把曾广珊说的原话“文正公”记录为“曾国藩”；把“文正公不敢”，记录为“曾国藩不干”，立即加以更正。这件事，一方面可见俞教授传述这个口碑，一语不失真，一字不苟且的严肃态度。另一方面，从曾家后人的传述中，又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所以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据这个口碑，更可见李秀成把曾国藩看作锺会，并非幻想，而是确有所见的。

俞教授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她说：“这样的传说是有的，我也听到有这样的传说。不同的是这是曾家家里人自己说的，不是一般的传说”。确实不错，这一条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的证明李秀成学三国姜维降魏曾国藩的铁证！

（据《广西日报》1981年3月2日转载。转载前经作者略作删改。）

是民主性的精华，还是封建性的糟粕？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问题

郭毅生

在我国近代史上，许多有志于改革或革命的先进人物，为了挽救危亡，扫除积弊，振兴中华，曾经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过一系列思想和制度。由于阶级和时代环境的限制，他们所提供的改革思想或政治、经济制度，往往瑕瑜并见，菁芜杂陈。因此，在分析辨别它们时，既要批瑕见瑜，又要去芜存菁，换言之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①。当然鉴别瑕瑜，并非易事，而剔除与吸收，更需反复研求。以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而论，近年百家争鸣，有肯定其为反封建纲领者，有认为其实质上带有反动性者，亦有视之为封建性纲领而予以批判者。对同一个历史文献，看法和评价竟相去霄壤，岂能不耐人深思？！固然，见仁见智，未可厚非，然研究观点和方法不一，其结论也往往迥不相同。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这要看是否把握着了问题的本质，并以什么尺度作为衡量的标准大有关系。用什么尺度来作为衡量《天朝田亩制度》的标准呢？我们知道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是中国封建制度处于极端腐败的时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全部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评价《天朝田亩制度》主要看它是否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特别是要看它是否反对，和旨在彻底推翻封建地主所有制。如果太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8页。

平天国所提出“田亩制度”旨在铲除封建大地产，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热望平分土地的要求，那末，《天朝田亩制度》的本质无可怀疑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如果它旨在维护封建地主所有制，则它的性质是复辟的、反动的。另外，《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必然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是纯粹的。精华与糟粕、正确与错误，皆并存于其中。细心分辨其主次，审核其历史意义和作用，对评价《天朝田亩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天朝田亩制度》的本质是反封建的

人们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本质是什么，颇议论纷纷，不过太平天国的创始人自己在标题中说得明白，即它是太平天国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别的，而是“田亩制度”，亦即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我们主要应该把它作为土地制度来分析，与清代地主土地所有制作比较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与《太平礼制》、《太平条规》……等混淆起来，因为各自有其不同的对象和内涵，后者是指仪礼或军规，而前者则是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开宗明义就写道：“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①，其后数段分别规定田亩等级、分田法、农产品分配法与考核法诸端。所以，《天朝田亩制度》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农村社会组织、军政文教各方面的规章，而土地制度是它根本的、同时也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有的研究者置此不论，而将《太平礼制》反映的封建礼节、洪秀全的封建思想以及太平天国诸领导人的侈靡等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封建性的论据，这未免泾渭不分了。

^① 《太平天国印书》（1979年刊本）上册，第401页。

笔者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仅不是封建性的，作为土地制度来考查，它恰好是针对清朝封建大地产而发出的。从《天朝田亩制度》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平分土地的方案，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否定。《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地，按其产量的多寡，分为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三人丑田，好丑各半。”其目的是要达到“天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国。这种规定既否定了豪富绅衿的大地产，也没有保留北魏或唐初“均田制”中官吏“俸田百顷”的旧例。而是“普天下皆一式”的平均主义方案。试思明、清以降，土地高度集中，地主私租之重，官府赋敛之苛，农民处于水深火热，如被倒悬。全国各省抗租抗粮和暴动起义，各地蜂起，历史的任务和农民的要求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打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枷锁。《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反映了农民千百年以来渴望得到自己一份土地的根本要求，而且以磅礴的气魄，明确的主张规定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农民革命，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地体现了太平天国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具有挖掉封建制度的墙脚，刨掉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基的历史意义。为了明了这种历史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封建剥削之残酷与清代中期以来土地兼并之烈，地租田赋之重与勒折浮收之煎逼人命。

官僚豪绅之兼并土地，历代皆然，而清朝中叶为尤甚。“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①。“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

^① 丘家祥：《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

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①。这样兼并的结果，就使土地高度集中，小户自耕农纷纷破产，广大农民沦为佃耕之户，呻吟于重租剥削之下。清朝中期，地租越来越重，早在清初，江苏南部，“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②。但降至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③。其中以吴江最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④。这样的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当时人陶煦算了笔帐写道：“吴中之田，十九与绅富共有之也。上农不过任十亩，亩入不过二石余。取租而平，则八口无饥也，乃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车牛有费，修耒有费，粪田有费，壹资给于租余之数分，疾病丧祭婚嫁之端，尚未之及，奈何而民不穷且毙也”^⑤。这就是说租额少者亦四六分成，多者高达75%。佃农交租之后，转眼成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处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广大贫苦农民，怎能不奋起抗租戕官，又怎能不要求打破封建大地产，内心渴望颁布一个平分土地的制度 and 法令呢！

重租所榨压剥削的是佃农，而重赋则驱小户和自耕农于破产。按照常理，田赋由业主完纳，田赋重应是大地主负重，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是，清代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官绅勾结，狼狈为奸。显官豪绅等大户，虽田连阡

① 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③ 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

④ 《民国》《南浔镇志》卷二十九，“折股怨”。

⑤ 陶煦：《租粟》，“推原”。

陌，竟巧为规避，或恃势抗交，或“注缓”拖欠。但“国课”总额各省州县仍然得完成，于是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等名下。道光二十六年柏蔭奏谓：“江苏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①。例如苏州府的吴江县：“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漕）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②。一般地说，大户与小户相比，每亩田地所纳田赋，往往相差两三倍。甚者如常熟县一些地方相差竟达五、六倍以至二十倍。在浙江的杭、嘉、湖等郡，大地主率多官僚世家，这些“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③。这种以小户之浮收，填大户之抗欠的作法，当时人谓之“剜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此种现实不仅江、浙地区，即在两湖、江西和两广各省，亦所在皆然，而且花样繁多，莫可究诘。据冯桂芬等估计：太平天国前，各省地丁漕粮，富户完纳的比例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皆取偿于小户。而大户占有土地最多，小户土地其量甚微。田赋之重且不均，造成大户愈来愈富，小户赔累不堪，迅速破产，加剧了阶级分化和矛盾的激化。

清中叶以来，赋重民穷，本已不堪。而各省州县在徵收地丁漕粮时，胥吏监生以至粮差书手，又夤缘为奸，恣肆勒折浮收。冯桂芬说：江苏漕粮，“近岁以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刑驱势迫，莫敢支梧，非一朝一夕之故”^④。即江苏征收漕粮，浮收勒折超出原额两三倍。在江西：“南昌漕米政本苛，一石浮收两石多，漕米、茶米分外索，开仓旋闭勒折横刁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

② 陶煦：《租核》“辨上下”。

③ 《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议减抗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

④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论苏松漕弊书”。